# 重振雄风

.

夕阳斜照在那花园草坪上，阿雄低着头，狠狠地提起右脚向一块木头踢去，那木头「呼」的一声向凉亭那边飞去，就这样，那木头打在一个女子的胸脯上，只听她叫嚷着用手掩住胸口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闪出狡猾的光芒。

阿雄连忙上前道歉：「对不起，玛莉安，我是无意的，觉得痛么？」玛莉安是这花园大厦的菲佣，比阿雄大上几岁。她潮娇地一叹，搓一搓乳沟，用半生涩的国语问：「阿雄，有甚么不开心，要踢那木头出气？」阿雄愤然道：「电视台播世界杯足球──进军意大利，但老爸要看长片！」阿雄老爸是大厦的园丁，阿雄放假常来探班，故与上下人等都很熟。

触手所及？柔滑神秘玛莉安秋波一转，笑道：「想看世界盃足球不难，我住处有电视机，不要跟你老爸呕气。」她说罢拉着阿雄手腕，就往东边走去。转了个弯到达她的宿舍。

那房间座落电梯旁，方盒子形，进门一张旧沙发，沙发对正就是木柜，柜上果然有部电视机。玛莉安按了电视机钮，顺手把外衫脱去，搁在柜旁的睡床上。

萤幕上正播映天气报告，阿雄站在门边，正在发呆。

玛莉安指着沙发道：「坐啦，在这里不会有人吃了你的。」阿雄刚坐下，她轻巧地把房门掩上，就到柜子取了两样东西出来，那是一罐可乐汽水和一瓶药油。

「你只管看电视好了，这罐汽水也是你的。」说着她坐到沙发的另一边，轻轻呻了声，缓缓把上衣脱去，胸前露出粉红色的奶罩，她把那瓶药油的松木塞拔开，瓶中散发出荳蔻的芳香，男子一嗅到就会兴奋。

只见玛莉安用指尖沾了药油，就涂在自己胸前的乳沟之上。

阿雄又好奇又尴尬：「玛莉安，那是我不好，弄痛了你。」玛莉安浅笑：「皮外伤，也没甚么，只是这两边还有点疼！」她拨弄几下两边乳房，又伸手解开了扣子，一对豪乳就露了出来。阿雄心脏猛跳了一下。

玛莉安的皮肤棕黑，但乳房色泽较浅，又胀水嫩，乳蒂像两粒红提子。阿雄见她用药油在奶之上搓，手指那么一按，豪乳就向外摇摆，姿势撩人。而那阵荳莞油的香气，便似是煽风点火。唉，胯下边那大头虾又不听使唤了，昂昂然欲脱颖而出。

也真是奇怪，玛莉安此时一只手搭过来，叠在他右掌之上，恳求道：「阿雄，那缝儿我看不到，你替我搽点油好不好？」不由分说，就把药油塞到他手里。她那双手捧着自己两个大乳房，向上托高了点，屁股挪移，把身体靠过来。

阿雄嗅到了阵阵乳香以及椰香，望着玛莉安那对巨型乳房，丹田一股气透向胯下，大头虾弹了弹的就是按不住，玛莉安佯作没看到。

他沾点药油在食指，就向她乳沟底部擦去，触手处柔滑神秘，那是妇女的敏感点，玛莉安媚眼如丝，陶醉得唔唔低唤：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用力点，擦深点！」阿雄的手指在她乳下夹缝移来移去，那乳房实在太大，手指往往给啜着了，活动力受阻。

玛莉安眼尾朝他胯下瞟了一下，嫣然而笑：「阿雄，若是有甚么阻着，你要一边托起它一边擦，嗯！」阿雄依言，左掌托着她那右乳，底缝露出羊脂般的嫩肉，右手食指就在那横沟来去自如。玛莉安舒服得细细喘气。擦过了左乳又轮到右乳。

玛莉安道：「我这对奶子是有名堂的，人称吕宋乳，阿雄，要摸要玩要啜都由得你！」阿雄对这吕宋乳爱不释手，双双箕张。她手掌在阿雄裤子上拨了拨，咭咭娇笑：「你一定是从厨房里偷了只龙虾，它还在紮紮跳。」阿雄道：「我没有偷龙虾，那是我……」玛莉安叫道：「我要搜查。」她把阿雄迫到沙发边，按住他裤头，把运动裤拉炼扯下，手一抄，把他那大具虾掏了出来，作状嗲道：「龙虾搜不到，原来是大头虾。」阿雄呐呐道：「你周身椰香乳香，那吕宋乳又性感，忍得人好辛苦。」玛莉安花枝乱坠，玉手握着他那大头虾道：「傻瓜，谁又要你忍呀忍的。既是有缘，你只管受用好了，先吃个豆沙包。」一边豪乳递过来，乳蒂就送到阿雄嘴巴。阿雄也不客气，张口啜着，左手抚她右一边乳房，右手绕到她的颈背娑磨。

玛莉安见鱼儿下钩，心花怒放，一只手捏着他那大头虾，叨一只手轻抚他的头发，还叮咛道：「放松点，慢慢来！」内里真空？体香扑鼻阿雄是十八年来初近女色，脉膊跳动加速，听到玛莉安叮咛，呼吸才舒缓了下来。但觉下边的大头虾又硬水热，给她握着了还在猛跳，而嘴吧啜着的乳蒂，却似乎有些汁液渗出来，带点椰子味牛奶味，吐出来恐怕玛莉安不高兴，便「骨」的吞下肚里。

阿雄两个乳房摸过啜过，嘴巴在乳沟上又留连一会。玛莉安在他耳边道：「阿雄，你知那大头虾是拿来作甚么用的？」阿雄痴痴地笑。

玛莉安道：「给人快乐自己快乐。唔，你不知道就由我教你好啦。」她放开了手掌，吩咐阿雄躺在沙发上，自己坐地，嘴巴朝他胯下，就这样吸吮起来。

玛莉安虾儿上口，喜上眉梢，这童子鸡是吃定了，终於抓着了他，也算一场「造化」。

正当她施展过舌功让那大头虾昂然挺立之际，房门「呀」的一声打了开来，一位金发洋妇站在门边，口唤：「玛莉安，先生找你哩！」一但她双眼却望着电视机。玛莉安连忙松口，匆匆抓起地上的衣服飞奔而去。

进门的是这大厦的女主人安娜，全身白衣，这安娜二十来岁，是西洋美女，站在面前，恍似仙女下凡。

阿雄掩着胯下，面红耳赤，倒是安娜大方，她微笑道：「是看世界盃足球么？」阿雄道：「进军义大利，太太。」他轻轻把拉炼扯回来。

安娜道：「啊，是进军义大利，不是进军菲律宾。你叫阿雄，园丁阿根的儿子，听说你参加了足球队？」阿雄道：「是，太太，我是前锋。」安娜道：「是前锋么，那很好，可是，人家做锋将的射球射向球门，你会把球射错地方么？」阿雄不知她说话的含义，答不下口，安娜道：「阿根一定不知道你溜进玛莉安的房间，我会体谅人，就连你学校那边都不会讲一声的。阿雄，这架电视机又小又旧，要看世界盃，让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」也不理他答应与否，安娜关了电视机，伸手就把阿雄拉起来，出了宿舍，拐了几个弯，来到了主楼，周围静悄悄的，两个人到了楼上，进入右边套房，阿雄道：「太太，那是你居住的地方？」安娜点头娇笑：「我这电视机是二十九寸，坐的吃的都比较舒服，要进军意大利么，葡萄牙比菲律宾近得多，阿雄，你随便坐，我把电视开了，任你看。」电视机扭开之后，安娜顺势把房门锁上，满意地一笑：「这种天气真烦，开冷气似乎凉点，不开又觉热，阿雄，冰箱里有啤酒汽水，自己服务自己。」一转身，她进洗手间去了。

萤火幕上正介绍南欧劲旅西班牙球队。他正入神之际，身旁香气除盛，原来安娜已披了件轻纱睡袍坐在沙发的叨一边，里面是真空的，她那胸前双乳隐约中似没玛莉安那么大，但更坚挺更雪白，全身肌肤白中透红，又渗出阵阵橄榄的芳香，阿雄视线被吸引住了。

安娜甜甜地让他注视着，踏在地毯的双脚轻轻的沙发一缩，人斜倚在沙发那扶手上，下边股沟张开，睡袍也盖不住，那地方金毛闪光，水蜜桃喷起又紧又胀。

阿雄看得唇舌发乾，猛吞口水。安娜道：「阿雄，我问你，是椰子的味好还是橄榄的气味好？」阿雄喃喃道：「各有各的香味。」安娜又道：「皮肤白的好看还是黑色好看？」阿雄道：「这个，当然是白色美得多。」安娜嘻嘻而笑：「玛莉安给你上课，我在窗外都看见了。她这个人生过孩子，那比得上我们南欧美女。」阿雄正要作分辨（玛莉安与太太的身份不同）。安娜已把睡袍掀开，肉香脂香与橄榄的芳香一齐袭过来，她把阿雄双手一拉，阿雄整个人就压在她娇躯之上。

安娜吻着他的鼻子，又移上吻他的耳朵，轻轻在他耳畔呢声道：「在这里，你放胆干好了！」拥着他就作长吻。

阿雄在这方面是新手，安娜在四唇相接之后，把舌头探进他的口腔，在四壁挑动，此时，她散发的榄畔之香更盛，阿雄血气方刚，情欲被撩起，胆色也就大了。

她挣脱了安娜双手，绕过去拥着她抱得牢牢的，那长吻吻得连世界盃足球都播完了，还在你啜我啜，舔个不休。

热吻歇了下来，安娜忽道：「阿雄，你的衣服擦得人很疼，来，我替你脱了。」她左手搂着他右手就替他大解脱，每剥一下钮扣就朝他胯下拧一把，这调情手法使阿雄豪气大增。

待阿雄回到大自然时刻，安娜见到他那大头虾的尺码，叫道：「好极了，是大是小没关系，一定要够硬。阿雄，你以前可有跟人做爱？」阿雄道：「没有！」安娜欢呼道：「那就太好了，来，我教你。」她兴奋得把睡袍扔了。正面倚在沙发上：「阿雄，你站在我前面，以双膝相就，把大头虾放在这里。」她指点着乳沟的位置。於是，阿雄伸手扶了沙发柄，微微俯下。

双方接触？飘上云霄安娜握着他那火棒般的大头虾，就在乳沟缝中，上下扫荡，乳沟那个地方是敏感的嫩肉，大头虾接触着又加上摩擦，安娜久旷了将近一年的细胞，都似在跳动起来，一阵阵酸痒直达四肢百骸，又直透花心，使她有飘上云霄的快感。

阿雄擦得起劲，大头虾正感麻痒，安娜已经警觉，立即抓着它不动，又伸指在他会阴穴上戳了一记。阿雄松了一口气，情绪镇定下来。

安娜翻身起来，为他抹去身上的汗水，顺手水把冷气机关了。才捏着那大头虾道：「宝贝儿，还有得快活的，要忍耐！」阿雄用劲把安娜扑倒，把她按在地毯上，按着她就要吻她乳房，吻她那神秘洞。安哪笑着说，不不不，慢慢的来。

两条肉虫下在打滚，壁板上却有一扇门打开，这房间原来与另一房间相连的，门开处，另一对肉虫站在他们身处，男的是男主人罗顿先生，五十多岁，女的竟是玛莉安。

玛莉安瞪视着安娜，又贪婪地看着阿雄，又妒女爱。

阿雄见到罗顿先生，大吓一惊。但安娜却安定如常，指着罗顿道：「你和玛莉安玩够了，我这边正在热身哩！」罗顿歉然道：「对不起，我挂念着你，所以过来看看，你们继续吧！」阿雄要站起来，抓衣服开溜。安娜捉住他双脚不准他离开。罗顿道：「我若不讲明白，你也不会留下来。阿雄，我请求你跟我太太做爱！你一定会问甚么原因。很简单，因为我爱她希望她得到快乐。而我却因为硬不起来，差不多一年了，总听不到她快乐的叫床声。你别怕，放胆去干好了。」阿雄呆在当地，还是听不懂罗顿说话的真意。

罗顿示意玛莉安蹲在他前面，捏着他那软绵绵的长箫放在口中吹弄，奇怪，罗顿那话儿总是硬不起来。

玛莉安吹弄了好一会，罗顿叹了口气，指着那软家伙道：「一年前我在欧洲犯了个错误，驾车失事坠海，伤了脊骨，虽经名医施换骨手术，说是一切可恢复正常，但十个月了，它还是硬不回来。」安娜幽幽地叹气：「亲爱的，你当时在西班牙弄伤了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未明真相，那因为甚么原故，苏珊是怎么死的？」罗顿道：「它像个恶梦，一天不说出来，我，我的心就觉得内疚，安娜，你见过苏珊的照片，她是位性感的混血儿，我聘她作秘书时才知她是个豪放女。

「那天下午，我们在马德里开完了个业务会议，苏珊与我驾车要到海滨渡过温馨的晚上，她在驾驶座上风情万种，我禁不住吻她捏她，一时兴奋把她那三角裤褪了下来，意乱情迷之际，那汽车撞栏，弹落深海，危急中我扭开车门脱困，可怜苏珊大概是给裤了裙子绊着，挣扎不出。

「在医院中我想起她就心有不安。安娜，我跟她只是性的关系，谈不上爱，这个你是明白的。」安娜道：「可怜的苏珊，你给她家一大笔钱，她也该安息了。」罗顿道：「但愿如此。那些替我施手术的，都是世界第一流竹专家，他们说半年之内我就可以重振雄风，十个月了，它还是不中用，唉！」安娜道：「急也是急不来的。让玛莉安替你多吹点气，可能会恢复得快一点，亲爱的。」罗顿道：「另一位心理专家说，我最爱听太太的叫床声，一方面吹气；一方面听你叫床，就是从生理与心理双管齐下，希望复原快一点。阿雄，我太太题八五年的葡国小姐，又是欧洲小姐季军，身裁容貌都是顶好的。」「她叫床的声音比交响乐还动听。可是她不会随便叫床，要男性那又硬又暖的宝贝攻进去，刺激起她内心的情爱才会自然呼叫。这个就要请你帮助，让她开心快乐吧！」阿雄道：「先生，她是你的太太，又是我爸的老板娘，不成啊！」罗顿正容道：「那你就错了，我与太太的关系是爱，你与她搅的是性，性和爱要分清楚，你能给她快活让她叫床，就是对我们的帮忙，我会报答你的。」此时，玛莉安问道：「这样，你要我替你吹气！这种关系叫甚么？」罗顿道：「这是一种交易，我给你钱，你替我干，公平交易，既不是性也不是爱。好啦，玛莉安，我躺在沙发上，请你再给我吹气。」他搂着玛莉安，移到沙发内又干那玉女吹箫的事儿。

安娜潜伏着的情欲又涌了上来，但他知道阿雄还是个雏儿，欲速则不达。眉头一皱就执起阿雄的衣服，踱到化妆台，扭几下密码锁把抽屉打开，将衣服塞进去，又顺便把一件东西拿出来，然后再把抽屉锁回。

男性特徵？闯入桃源安娜捧住那件东西，独个儿俯伏在睡床上，昂起头来，双手不停地把玩。啊哈，她棒着的是橡胶制的男根，足有十寸长，圆周比起阿雄那大头虾还要粗一些。

只见她望着那胶话儿，作无限陶醉状，望够了就放进嘴巴里品尝，俄俄哦哦的，待那胶话儿给舔湿了，安娜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双腿大字型张开，手持着那胶话儿，就缓缓向自己那洞口探去，不过，刚到达洞口，她的手就停下来，胶话儿就在洞顶回旋。

看来，她是全面投入的路身体每一处肌肤都在灯下焕发光泽，乳房在膨胀，纤腰收紧，臀部摆动热烈，那水蜜桃四周的金毛闪着亮光。

阿雄越看越冲动，一想罗顿没讲错，她真不愧是葡国小姐，世界级的名雌，这是另一款「世界足球」，是大男人梦寐以求的名菜。

阿雄再也忍不住了，从地毯跃起，扑到床边，把安娜手上的胶话儿抢在手中，狠狠地朝沙发那边扔去。叫道，假的有甚么好玩，冷冰冰那有资格亲近你这位世界美人，我也来！他上身伏在安娜裸体之上，牢牢抱着她。

安娜芳心暗喜，双手夹住他的头，让也嘴鼻在自己胸膛擦去，阿雄再无顾虑，含着樱桃般的奶蒂，羊骚味橄榄味涌上喉咙，味道与玛莉安不同。

安娜的奶蒂给他含在口中，一丝暖气渗到心房，舒坦无比，那暖气经心房又传到身体各处，向下一股直趋花心，她久旷的神经受到刺激，那里的细胞与腺体似在唱歌跳舞，一年前以到新婚时的欢乐又涌上脑海。

她十年前嫁给罗顿，是因他既富有又高大，结婚之后她就没接近过另一个男子，这阿雄是经他们夫妇挑选的代用品。

阿雄血气方刚，又那知社会上有这样多阴险。他啜了一边又转到另一处。安娜引导他一双手在她身前身后活动。

他右手触摸到的是安娜丰满的屁股，滑不溜手，就怕用力一点也会捏痛了它。

左手摸到的是金三角，小亡坟起，草丛轻柔，草丛深处是柔源。他在桃源洞口摩娑，感觉到那地方在跃动，弹跳之际渐渐还有湿润之感。

安娜兴发上来，就在他身畔道：「宝贝，控制着呼吸，把你那大头虾先在洞口上边擦一会，待我按住你腰背，那你就让它钻进去好啦。」罗顿也替太太高兴：「我见到了你能开心，内疚也减去大半。那叫床声似乎也有效，它会跳过三次。休息一会，你我在做爱，对我相信会有点助力。」玛莉安真道：「难听死了，先生我想回去休息啦。」安娜道：「玛莉安，再留一会，我另有奖金给你的。」玛莉安咬着牙，把玩着那胶男根，默默无语。阿雄忽然想起一事：「罗顿先生，你们两方人把性与爱分清，很了不起。但我们东方人有一件事，对你或者会有用处。」罗顿欢然问道：「请说。」阿雄道：「那就是超渡。苏珊小姐不幸逝世，令你心感不安。我们东方人会用佛教的方法，开坛替她超渡。经过超渡，她得往极乐世界，你的歉疚亦会消失，心病一除，再听到太太的呼叫，你就大可重振夫纲了！」罗顿跳了起来：「那是好办法啊，怎样超渡，你有熟人？」阿雄道：「只要有苏珊的相片，更加上她的生日死忌，就可以到寺庙办理啦。

这个容易，我爸与寺门相熟，花二、三万就可以办好了。」罗顿道：「不久，要做大法事，花十万八万大超渡。很好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精神像好得多了。」安娜也认为这是好主意。她就从抽屉内拿了二十张千元台币出来，剪刀起处，每张钞票都一分为二。

她把二十张半边的钞票递给玛莉安：「这是给你的奖金。一年之内，你不跟阿雄在一起，另外一半就全是你的。好了，你可以去休息了。先生的服务，有需要时再通知你，玛莉安，我们交易要公平，你说对不对？」玛莉安道：「先生每次都给我钱，不错是公平交易。但阿雄是我先钓上的，你抢了去就不公平。」安娜笑道：「阿雄爱的是世界乳，不是吕宋乳，玛莉安，这两万块可作补偿了。」玛莉安向阿雄作了个鬼脸，接了那叠半截钞，抓齐衣物就离去了。

安娜道：「刚才这么一搞，撩起我阵阵欲火，阿雄，我给你补一补，待会请替我干一次吧。」罗顿也道：「安娜快活也就是我快活，很好，你们两个调情一回，我替他搞杯鲜蛋白兰地，喝了让你们再快乐一次。」罗顿真的就去张罗这补精补气的饮品。阿雄喝过之后，大头虾又再昂昂然。

但他对罗顿说：「先生，你盯着我跟你太太做爱，你虽不介意，我都蛮不好意思的，要听叫床声，你回到隔壁去吧，就请太太叫大声点好啦。」罗顿居然同意，踱回自己房间又把侧门掩上。安娜拥着阿雄，鱼水同欢，又起劲地干了起来。

喝下补品？精力旺盛这一次阿雄有了经验，又喝下了补品，精力就更旺盛了。安娜垫了一个枕头在腰下，大头虾入钨更为深沉痛快，她叫床之声就真的比上一次更响更有韵味，足足玩了一个多小时，淋漓尽致了。

翌日，罗顿先生在阿根的带领下，亲自到一家佛寺商量超渡苏珊亡魂的法事。

这堂法事又搞了个七昼夜连宵，僧尼读经者就逾一百人。大和尚云，苏珊今后在四方极乐世界安息，无忧无虑。凡人亦不用再挂念她了。

法事完满收场，罗顿先生又在找专家检验，那心理专家说，罗顿的生理基本上已复原，若心无异碍，不出三个月，就可过正常男人的生活了。但安娜尝过了阿雄的服务，却上了瘾。她与罗顿讲好，在他还不能履行丈夫任务之前，阿雄就是最佳代用品。

又以世界盃足球已经开锣，罗顿已订下贵宾券三张，他放下一切生意，就与安娜及阿雄乘大邮轮出发。在三人出发之前，安娜没有忘记玛莉安。

她调查过，司机阿王对玛莉安有意，但这阿王形相古怪，大头虾又因性病施过手术，割去了一边。

安娜通过阿雄向阿王授计，并把那十张半截的钞票给了阿王，阿王有此壮胆大可依计而行了。

那一晚，阿王拍门找到玛莉安，送上了他的礼物，那是一张半截的大钞，玛莉安拿号码一对，知是太太有意给他的。玛莉安交结的男人很多，他不在乎再多一个。

於是，阿王成为玛莉安入幕之宾，虽然他那话儿又长又尖，但玛莉安身经百战，还丁应付得来。

且说说他们，这两男一女从香港乘邮轮出发，第一站是日本东京。罗顿在邮轮上订了两个套房。他们一对儿是过有爱无性而生活，一对过的是有性无爱的生活。

安娜如盛开的春花，承接天降的雨露，比之凌波仙子，还过得快乐充实。那一晚，邮轮有个盛大化妆舞会，阿雄不爱这玩意，溜到泳池游泳。安娜也跟着到来。

两个人在池中嬉戏，安娜说从未在水中玩过性爱，坚要阿雄作戏水鸳鸯。阿雄道，男人浸在水里，他的大头虾就会软绵绵的，水怎么能在水中做爱。两个人一边谈论，一边裸泳，阿雄果然没有错，一经水浸就雄风消失了。

这嬉戏的场面却刺激了罗顿的兴致. 他脱光了身子，也跳到泳池中参加追逐。

但奇蹟出现了。在水中，罗顿竟可一改疲态，雄风大振，攫着安娜干个痛快，两人在水面浮沉，嬉戏停了一年多的夫妻生活，又在水中再恢复了。

一个善水，一个善陆，安娜这一次进军世界盃，有出人意料的收获。阿雄亦欣赏到两种世界球赛。气量宏大的罗顿，爱屋及乌，亦因此将顽疾医好，正是各得其所，皆大欢喜也。

【完】